

夏坚勇:给历史照了一个CT



夏坚勇 受访者供图

“景德四年冬天的第一场雪,比往年来得要晚些。”
“刘娥出场了。”
“寇准踌躇满志地上路了。”

宛如一位老练的赛事解说员,夏坚勇言语的分寸拿捏得十分到位。在极具张力的讲述中,历史的大戏徐徐上演。

新近出版的《东京梦寻录》一书,与之前出版的《绍兴十二年》《庆历四年秋》,合为夏坚勇“宋史三部曲”——以史叙事的三部长篇历史散文。在夏坚勇构建的历史大舞台上,时空背景从宋代的汴京与临安延展开去,人物、事件和那些喜怒哀乐,则有着中国人所共知的大致轮廓。夏坚勇赋予这一切以纤毫可见的细节,耐得住远观,经得起细品。

夏坚勇的文字恣意放纵,但在公众场合,他倾向于保持缄默。蛰居江南,他像个隐士那样坐在清风明月之间,思绪天马行空地驰骋于史料,又时不时停下来打量那些隐秘的角落。

评论家王彬彬评价夏坚勇的创作:“历史学家是给历史照一个X光片,夏坚勇是照了一个CT。”

宫廷、权谋、政治、皇帝、士人、百姓,于文学的幽微之间洞见历史的春秋大义,夏坚勇力图让散文这种文体的疆界有所拓展,一头侵入小说,另一头侵入学术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白雁

并不是因为一个时代好,才去写它

读品:您是如何与文学结缘的?

夏坚勇:我曾经说过,谋生、虚荣和表达的自由,是我选择文学的全部理由,但在不同的年龄段,这三者所占的份额是不同的。毋庸讳言,我最初从事文学的目的并不高尚,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,又正值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那个特殊的年代,艰苦的农业劳动、微薄的收入、一贫如洗的家境,让自己很难看到生活的希望之光。在当时的环境下,逃脱繁重的农业劳动,逃脱炼狱般的乡村,无疑是自己的最高目标。人首先得生存,然后才能说得理想信念之类。我当时别无长物,只有一样:省立高中毕业,从小又喜欢阅读,文字功底尚可,起初从宣传队演唱材料和通讯报道写起,从遵领导之命到自觉有所追求,稍有成就后又渐生虚荣心(虚荣心是一个作家最原始的驱动力之一)。1973年11月上旬,我的一篇小说《车辙》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朝花副刊,占了一个整版。那是我文学创作的处女作。从那时候算起,今年应该是我从事文学创作50周年。

读品:什么样的契机下开始了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?

夏坚勇:我起初是写中短篇小说和话剧的,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,转向文化散文或者叫历史散文的写作,这种转变的原因,在于我追求一种更自由的表达,而散文,特别是历史题材的文化散文——则提供了这种可能。我这里所说的更自由的表达有两层意思,一个是审美层面的,我从小的阅读偏重于历史,在知识储备、艺术趣味和情感方式等方面受到的熏陶较多,对那种尘封已久的典雅和华丽,以及融个人的命运感与历史宏阔于一体的悲壮惆怅的境界心向往之,因此,在操练这种文体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投入,也在自己有限的才情以及知识、文笔和历史解读等要素间找到了较好的平衡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历史题材的写作一般不具有敏感性,你可以私语也可以喧哗,不用看着别人的脸色。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那个时候,我已进入中年,谋生和虚荣已不再重要,表达的自由理所当然地成为最有意义的追求。

读品:“宋史三部曲”创作的缘起是什么,写了多长时间?

夏坚勇:文学创作,写什么,不写什么,有时带有相当的偶然性,写宋史,并不是我蓄谋已久,也不是我对宋代特别有感情。作家的写作动因,是因为对某一具体的历史事情产生了兴趣,进而产生了探究的欲望,再进而触发了灵感和创作冲动。具体到“宋史三部曲”,《绍兴十二年》最初的创作动机是要探究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,最后弄明白了,是因为宋金和议后,南宋王朝要政治转型,由战时体制向和平发展转变,与什么和战之争、忠奸之辨、善恶之分并无多大关系。《庆历四年秋》的创作缘起,也是出于好奇,即一桩小小的公款吃喝案,为什么会处分得那么重,因为皇帝是以“恭俭仁恕”著称的宋仁宗,这个以“恭俭仁恕”著称的仁宗为什么要对一桩小小的公款吃喝案痛下狠手。《东京梦寻录》中的天书事件,大家都知道是假的,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,一目了然,但宋

真宗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场历时十数年且波及全国的造神运动。把这些搞清楚了,一部作品的构想也就出来了。我是懒散的人,三本书写写停停,一共用了十年时间。我不是一个高产作家,但我认真,在写作中有足够的耐心。

读品:陈寅恪先生说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,后渐衰微,终必复振”,你认可这个评价吗?你如何评价宋朝?

夏坚勇:很多人都问过我类似的问题,我对宋朝当然有自己的认识,但是写“宋史三部曲”与宋代的文化是否登峰造极并无关系。并不是因为一个时代好,才去写它,如果这样,该如何理解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的写作,作家写一个题材,是因为从中发现了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共情的东西,作家对历史的陈述,其实是他的个人心灵对历史和人性的观照与辐射,如此而已。

看资料,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识货

读品:在“宋史三部曲”的写作过程中,遇到了哪些困难,怎么解决的?

夏坚勇:一部长篇作品,从头到尾,文不加点,恣肆汪洋,这一点我是做不到的。写得不顺的情况时有发生,我的对策,一是看史料,仔细寻找其中的缝隙以及属于那个时代的色调和气息。有时候,史料中一点点富于意味的新发现会让你豁然开朗。还有就是看题材或风格相近的经典作品,从经典中得到启发。再有一个就是把已写完的部分反复看,激活自己的灵感。这就有如挖水沟时挖不下去了,就把已挖成的一段水鼓荡起来,向前冲刷,反复鼓荡,反复冲刷,慢慢地就会冲刷出新的水道来。

读品:您的“宋史三部曲”加起来有70万字,需要庞大的材料支撑,从书中内容来看您用到了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《宋史》等史料和文献,从史料、文献到文学作品,你是怎样完成“重组”或者“再生”的?

夏坚勇:看资料,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识货,而识货的前提则是你不是具备了文学的想象力。你具备了想象力,就能像磁铁一样,把对你有用的东西分拣出来。有没有这块磁铁,以及这块磁铁的磁性强弱,考验着你的想象力,它融汇了你的经历、学养、情感方式和审美取向。因为你在发现某个有价值的材料时,你的想象力同时已经给它作品中安排好了位置,这是水到渠成的关系。我历来认为读书和读史料都是需要才华的,没有才华,要么就是对有价值的资料熟视无睹,要么就是掂量不出资料的分量,把高品位的资料浪费了。我在《东京梦寻录》中用了个士兵背粮的细节,原始资料出自宋太祖防止骄兵的举措,我马上想到可用于《梦寻录》开头一章,作为笼罩全书的一个重要细节,即宋王朝开国已近五十年了,当年太祖的一系列励精图治之举已流于形式,宫城前东西大道上士兵雇人背粮的情节,既是大雪中一幕景观,又为全书一系列情节的铺展呈现了一个大的背景。

读品:除了丰富的史料和文献,有没有做过一些田野的考察?

夏坚勇: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,我不认为田野考察是绝对必要的,一千年的人事沧桑,你现在去能看到什么?看那些油漆未干的假古董,还是红男绿女们的

衣香鬓影?鲁迅当年曾想写李隆基和杨贵妃爱情悲剧的长篇小说,到西安去采风(也就是现在所谓的“田野考察”),看了西安灰蒙蒙的天空,一点情绪也没有了,后来当然没有写。我很理解鲁迅的这种情绪。田野考察,并不是要寻找当年的什么遗物,而是要调动起心头的那股与历史相勾连的情绪,也就是所谓的发思古之幽情。如果不能调动那股情绪,还不如不去。在写作“宋史三部曲”之前,我已写了《湮没的辉煌》和《大运河传》,在那期间确实勘测踏过不少地方,至少大运河(包括汴河)沿线的地方都去过了,杭州、开封、洛阳自不必说。还记得在杭州凤凰山麓的密林里,我努力想找到当年南宋宫城的片瓦块砖,但是没有。我只能坐在那里发呆,遥想当年这里的一幕幕历史场景。在开封也是,那个冬天的下午,我坐在开封的城墙上,四望无物,只能发呆。发呆是一个作家的权力,也是一个作家的财富。一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品格,从大的方面说取决于作者的学识和情怀,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,一个是语言,一个是想象力,想象力太重要了。可以说,早在写作“宋史三部曲”十多年以前,我已经为这部作品中的氛围和色调有所谋划,采风并不一定要看到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,而是要通过眼前某种事物的触发,和历史现场发生勾连,也和作家自己的情感基因发生勾连,这时候,文学的想象力就开始飞翔了。

写作中遇到难题,丢下笔就去走

读品:接下来有什么写作计划?

夏坚勇:我老家有一句俗语:“半夜打烊上扬州,天亮了还睡在床上。”讽刺那些只会说空话的人,我不做那样的人。但想法可以透露一点,可能会换一种写法,挑战一下自己的力量感和创造力。

读品:平常居住在哪里?日程表如何安排?

夏坚勇:住在一座江南小城里,有时也去上海住些时间,两个地方都是我喜欢的,因为一个靠江,一个靠湖,我的第一篇文化散文《寂寞的小石湾》就是从长江写起的,大江东去,让人心胸为之浩阔。当然大江也有感伤的时候,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。湖在上海,《东京梦寻录》最后押尾:“辛丑立秋于兰香湖畔。”该湖是人湖,名字小气了点,但风景不错。我每天的日程,三餐后走路各一个小时,这是为了控制血糖。上午买菜,烧饭,下午看书或写作,晚上时有饭局,三朋四友,小酒斟酌,可愉悦心情。

读品:您有什么爱好?这些爱好对写作有影响吗?

夏坚勇:喜欢走路,视走路为享受,70岁以后,仍每天走2万步以上。走路一为健身;一为思考,写作中遇到难题,丢下笔就去走,往往能打开思路。

读品:最近在读什么?

夏坚勇:对比着看《红楼梦》和《金瓶梅》,觉得写贵族生活,《红楼梦》已臻极致,《金瓶梅》中偶尔涉及上层冠盖玉堂金马,笔力便显得浮浅。但写底层的小人物,《红楼梦》则不及《金瓶梅》,你看西门庆死后那些回目,写树倒猢猻散,笔下如鱼得水,何其精彩。这就不光是作家的才华,还有个人经历使然。也看点“闲书”,最近看的是《民国史料笔记丛刊》中的几本,有趣。



“宋史三部曲”(《绍兴十二年》《庆历四年秋》《东京梦寻录》) 夏坚勇 著 译林出版社



夏坚勇

散文家,剧作家。现居江阴。代表作有《湮没的辉煌》《大运河传》“宋史三部曲”(《绍兴十二年》《庆历四年秋》《东京梦寻录》)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奖项。其散文创作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现代意识见长,是国内文化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之一。